

往事如烟

阎纲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,这个“著名”可是名副其实的。因是乡党的缘故,我与先生多了一些交往,多了一些亲近。先生的评论柔中带刚,先生的散文情真意切,获全国首届“冰心散文奖”的《我吻女儿的前额》就是一例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先生留恋故土、挚爱家乡的缱绻情怀和礼贤下士、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。

在我任职礼泉县作协主席的几年间,先生每每回乡探亲,都会第一时间告知。因先生的到来,也让我在小小的县城风光了起来,一听到先生回乡的消息,就有人不断向我打听先生的行踪。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先生回乡,当时先生年事已高,却要我带他亲自登门拜访在礼泉县城的每一位作家,看望之后,先

阎纲先生的三封信

文 源

生对我说:“文源,咱到你家去看一哈。”先生一进我的书房,环顾四周后,见墙上、地下都是他的墨宝,打趣道:“文源,我该收税咧!”惹得一行人哈哈大笑。

我和先生有过数次书信往来,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先生的两封信。

第一封信是先生1995年中秋节写的:“醴泉写旧体诗的有孙迟,写新诗的有文源。旧诗新诗我都爱,我是醴泉人。读《走向辉煌》以贺!”这是我1991年出版处女集《大自然的启示》之后整理的一本歌词集,先生阅过后的回信。信虽短,却纸短情长,重似千斤。孙迟何许人也?礼泉文化的一面旗帜,诗书画俱佳,德艺才三馨,先生把我和孙老相提并论,确实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生汗颜羞赧,也

可见先生对我的器重和厚爱。

第二封信是先生2001年7月19日写的。这封信是随“张廉局长同封发出”,“恐再丢失”,并一再叮咛:“收到务必回一纸。”这封信,先生除了表达祝贺以外,对我的作品给予了褒奖和鼓励。让我感动的是,先生是在爱女咪咪周年祭的悲痛之中写的。信后他又将18日《别咪后归途偶占》的一首祭诗抄录于我:“梦里寻你千千万,须弥山复恒河边;芳魂已随风飘去,荷塘月落又一年。”先生的悲天悯人之心让我感动,心情几天都平静不下来。

2019年10月,先生再次回乡参加文学活动,14日中午我去看望先生,先生送我早已书写好的四尺斗方一幅,并亲口念给我听:“文源先生长于歌词创作,担任县作协主席期间,

我的发小叫“雷锋”

严天池

了,从此一蹶不振,一个人靠捡拾破烂、村上救济、邻里帮衬混日子。

这时,“雷锋”出现了,他给米、给面、给油、给药,不但给东西,还受仓的气。仓日子不好过,后来又生病,脾气就大起来,常骂人,骂得很难听,村上人都不惹他,也不理他,唯独“雷锋”耐得了仓的骂。“雷锋”说,要理解、谅解、同情,因为他是一个病人。再后来,仓闭门不出,死在家里,被人发现时,景象极不堪。处理仓的后事,“雷锋”先到场,买盆买毛巾,擦身穿衣服,别人嫌晦气,“雷锋”不嫌。事情办完,村上人说,这回多亏了“雷锋”。

伙计还讲了“雷锋”另一个故事。

他说,“雷锋”心很大,肚量宽,一般人

忍的,“雷锋”能忍。一般人不容的,“雷锋”能容。“雷锋”也有过一个“不对卯”的人。他们但有纷争,“雷锋”总是一让再让,太过分了,“雷锋”就远离,不再吭声。可是,当这个人去世时,“雷锋”还是主动前去帮忙料理,而且在丧礼上发表感言,说了逝者一大堆好话。有人说“雷锋”,他根本没有那么好,他对你也不好,你为啥把他说得那么好?“雷锋”回答,人都有短长,他走了,活着的人只能记着他的好,咋能与死人记仇呢,乡里乡亲的。

“雷锋”爱给村上人帮忙,但从来都不声张。谁家有事,他就来了,帮着干一阵活,就走了。留吃饭,他不吃,让喝水,他说声谢,又径直走了。大家都理解“雷锋”,他很忙,没有功

忆温叔

于利华

出巧克力塞给我们。临走时,温叔给我们压岁钱,又抓一大把糖果装进我和妹妹兜里,不容分说地推着我们出了家门。那时的冬天很冷,而心里却十分温暖。

英肖姑在我心里是完美的,而她和温叔却是对欢喜冤家。记得有次温叔说辣子好吃,英肖姑就给温叔碗里加了很多辣子,温叔生气了,说再好吃也不能这样吃呀。记忆里,他们两个都是性情中人,聚会时,他们因为什么事说生气了,然后一前一后隔了很长的距离走着。没几天,再来我家时,英肖姑依然有说有笑,而温叔也是一脸亲和。

多年以后,在省城见到了温叔和英肖姑。英肖姑一如既往地热情,温叔却一改往日的温和,变得开朗多话了。听说温叔退休后,还在外面接活,干了好几年。如今,他每天去公园舞剑、跳新疆舞,英肖姑在家做家务、带孙子。饭间,英肖姑不让温叔吃辛辣、油多的菜,温叔

留春记

杨恒艳

水潺湲,载着落花流向远方,恍若一条流动的锦缎,上面绣着桃花、梨花与樱花的碎影。忽见几只蜻蜓点水而过,翅尖划破水面的瞬间,碎金般的阳光在涟漪里荡漾,让我想起杨万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妙趣。原来夏天的伏笔,早已藏在春天的尾声里。

步入广阔田野,田畴间的春景正悄然转换。油菜花田褪去了盛装,却仍有零星金黄倔强地立在枝头,像迟归的旅人回望故乡。麦苗在风里翻着绿浪,沙沙声里藏着拔节的私语,蒲公英举着白色绒球,只待一阵风来,就把春天的消息播向远方。老农扶着犁杖立在地头,草帽下的皱纹里盛着阳光,他俯身拨弄新苗,像在温柔地抚摸岁月的纹路。此刻,我恍然领悟,春天的离去并非消逝,而是把希望埋进泥土里,恰似这些低头扎根的幼苗,早已在春泥里听见了夏日的召唤。

白檀的警示

何金甫

燃,蜷曲的枝条镀着暗红锈色,像战士愈合的旧伤,又似涅槃凤凰垂落的焦羽。

据《植物志》载,此物原生于安第斯雪山,恰如高山茶树需经风霜方得醇香。白檀必须挨过彻骨严寒,骨髓里才能攒出开花的力气。幼时常见故乡的老梨树,村人执斧听其躯干,从伤口渗出的琥珀泪痕里结出的梨子反倒格外脆甜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!如今多少父母,倾其所有也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,像给花蕾套上抵挡风雨的玻璃罩子,却不野杜鹃偏偏在嶙峋石隙开得最艳……东北孩童在零下30℃

推动文学创作有功。近年潜心文字学研究,引人注目。已亥年金秋回乡重逢,书赠先生以盼以贺,贵在独创! 阎纲。”先生的肯定和期望,增强了我诗解中国汉字、弘扬传统的信心和决心。我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,这与先生的奖掖和提携是分不开的。这当是先生给我的第三封信了。

为人有德天长佑,行善无求福自来。先生赐我的墨宝、信件、新出版的专著签名均以“先生”相称,每次合影都要坚持站着,确实让我受宠若惊,自惭形秽。先生的德艺双馨,先生的高风亮节,先生的博学多才,一直都是我学习和效仿的楷模与榜样!感恩先生,不但让我学会了怎样作文,更让我学会了做怎样的人!

平凡人生

夫和大家“磨闲牙”,他是养殖户,家里还有二百多口(猪)等着喂食。

伙计喝了一口水,接着又说:“哥们,你忘了没?雷锋还帮过你大忙呢!”我疑惑,但立即想起来了。家父在时,曾患腿疾,就是他多次开着三轮车,载着家父十里八乡地寻医问药,还去逛庙会、看热闹,以分散家父的疼痛感。这样的事情,真是大恩大德,于我来说,是绝对不能忘记的。

我明白了,伙计说的“雷锋”不是别人,正是我最要好的发小。他本名叫永军,小名叫黑狗,因为善良、勤苦、肯帮人,村上人都叫他“雷锋”。其实,他现在还是在村上继续坚守,努力奋斗的党员之一。我十分敬佩这样的党员。

一动筷子,英肖姑就拍他的手说这不能吃,那不能吃,温叔笑了笑,去夹那些清淡的菜。

温叔在省城也有房子,但老两口为了看大孙女,一直住在儿子家。有次,我休假陪父母去看望他们。我们聊着天,英肖姑第一次安稳地陪我们坐着聊天,还开玩笑地对妈妈说:“你这两个闺女没给我们一个做儿媳。”温叔也第一次抢着说话,笑着给爸妈讲他锻炼、旅游的趣事乐闻,还有与英肖姑之间的“摩擦”。感觉温叔的性格开朗了很多。

我与温叔和英肖姑虽多年未见,却没有陌生感,很亲切,就像儿时一样。那天,我们在她家待了一天,直到月亮悄悄挂在树梢,我们才出门回家。

以后,常听母亲提起他们的境况,也在朋友圈和抖音上刷到他们生活的照片。他们的大孙女已经上大学,又新添了个小子,看着他们幸福的模样,我真心高兴。可是没想到,温叔就这么突然地去了,让亲朋好友难以接受。

母亲说,温叔的葬礼上,父亲见到了不少老同事,他们有的扶拐杖,有的坐轮椅,有些还从外地赶回去,都是老泪纵横。

人间百态

日头渐渐西斜,山林成了春天最后的华丽舞台。松涛阵阵,与清脆鸟鸣交织成一曲美妙乐章,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树叶,在地面洒下一片片斑驳的光影,宛如铺就的金色箔纸。山风呼啸着穿林而过,带来布谷鸟急切地催促:“不如归去,不如归去。”而一只松鼠抱着松果匆匆跑过,踏碎满地花影,倒像是在替春天收拾那散落一地的美好绝句。

月上梢头,我躺在草地上数着星星。暮春的风带着暖意,混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,在鼻尖萦绕。远处传来蛙鸣,断断续续,像是春天最后的告别词。一瞬间,清晨俯身拾起落花时看到的嫩绿草芽和田头劳作的老农,一一浮现在眼前,其实春天从未离开,她只是将自己揉进了新叶的脉络、麦穗的拔节以及农人的笑声里。就像人生,总在告别中遇见新的风景,那些我们拼命想留住的美好,早已在时光里酿成了永恒的记忆。

人间最美是清欢,留春又何必苦等花期?你瞧,那漫山遍野的葱郁新绿,不正是春天写给世界的不褪色的浪漫情书吗?当晨钟在遥远的山间悠悠敲响,我笃定知晓,下一个春天,正在某个鲜花烂漫的转角,满心欢喜地等待与我们再度相逢。

的冰面摔出银铃般的笑声,深冬腊月的松花江畔,那些灌进胶靴的雪渣子,那些冻得通红的苹果脸,都是生命渴求的养料。

暮色漫过白檀暗红的疤痕,花影在粉墙上书写古老的密语。蓦然回首,原来所有的生命都自带缺口,好让星光涌入,教生命的枝条懂得如何燃烧。我们拼命修补的“不完美”,恰是光阴预留的锁孔,等待某个凛冽的清晨,与命运密钥严丝合缝地咬合。

凝视眼前的白檀,我突然领悟:所有未完成的绽放里,都暗藏着生命的密码,只是在经风历雨后,才能看到生命的奇迹。



洪梅

奶奶的缝纫机

打记事起,奶奶家就有台缝纫机,它的用处非常大,除了奶奶做缝纫活外,也是我们玩耍的好去处。我小时候经常坐在它的脚踏板上,看着轮子上旁边的皮带发呆,等到奶奶把我拽起来,问怎么又坐在这里?我说:“奶奶,这个皮带怎么不套在轮子里?”奶奶温柔地回答:“不做活的时候皮带就要放松,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。”

缝纫机的品牌是东方红,是西安缝纫机厂生产的,这个工厂和我们家里颇有渊源。1965年,父亲初中毕业考进了西安缝纫机厂的技校,毕业后便会在这个工厂工作,要不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,退学参加了招工考试,那么在父亲的工作履历中就会有在西安缝纫机厂的工作记录。巧合的是四年后,奶奶又购买了这个厂生产的缝纫机,于是它开启了为我们家服务55年的历程。

听奶奶讲,缝纫机是1969年夏季在西安工作的时候购买的,花了100元,这在当时也算一笔不小的开销,是一个工人三个多月的工资。虽然花了大价钱,奶奶却觉得很值,因为八口之家有了它的帮助,缝缝补补的时间便缩短了许多。后来因为参加三线建设工作调动,缝纫机也坐了回火车,被托运到了陕南。

缝纫机台面是绿色的,没有拿出机头时,它就像是一张桌子,我也经常在这里完成作业。

奶奶只会缝纫,不会裁剪,于是家中的床板上会压着各种用报纸或牛皮纸做的版样,纸样以裤子居多。我工作之前穿的裤子,基本是奶奶用姑姑们不穿的旧裤子改的,那些萝卜裤、锥子裤陪伴我走过了青春岁月。初中时期,我遭受了同学的讥讽,嘲笑我穿的不是流行裤型,殊不知未来的日子里,她们为了追赶潮流,也争先恐后地体验这种风格。

我上技校的时候还穿着奶奶给我做的棉裤,那时候的学生为了美,冬天穿得一个比一个少,而我就是其中的另类,愣是穿了三年的大棉裤,直至参加工作。我们家里每个人都有一件棉坎肩,都是奶奶用旧衣服缝制的,里面絮满了厚厚的棉花,冬天大人们做家务、孩子们写作业,胳膊不受限制,前后心暖暖和和。

结婚后,小家的被子缺少被罩,奶奶便买布给我缝制了三个。这三个被罩我用了二十多年,只有一个还保持完好,其余两个颜色都有些泛白,现在我已经舍不得用它,把它珍藏在衣柜中。

奶奶搬家后,缝纫机仍放在窗台下,随着生活质量提升和奶奶的年龄增长,缝纫机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少,我以为缝纫机已经不能再使用了。

去年夏天,二姑在家庭微信群里发了一段小视频,视频里92岁的奶奶在缝纫机前忙碌着。随着奶奶双脚的踏动,缝纫机开始工作,我用双手推着布料,看样子是在锁边。看着看着,我的眼眶湿润了,仿佛又回到了孩童时期的那个夏日:我从午睡中醒来,看到奶奶在缝纫机前忙碌的背影,听见缝纫机转动的嗒嗒声……

父爱如山

张 博

“现在才听懂,你的冷漠是言不由衷,是不是最伟大的爱,都安静无声……”今天偶然听到赵雷这首歌,心头猛然一酸,他那沙哑的声音像根渔钩,生生地一把拽出了我深埋六年的痛。

旋律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记忆的闸口,脑海里一帧帧父亲在世时的过往,如潮水般涌来。拿出手机,翻看父亲旧时的照片,心里五味杂陈。

小时候,父亲在我眼中是座巍峨的山,却也是难以靠近的山。父亲沉默寡言,总是一脸严肃,我对他更多的是敬畏。父亲爱抽烟,那缭绕的烟雾,仿佛成了我始终难以亲近他的阻隔。我偷尝过父亲他的烟,辛辣刺激,但我从没尝过他生活的苦,似乎也从未仔细感受过他曾经的喜怒哀乐。

在成长的道路上,我既叛逆又倔强,和父亲之间总是会产生矛盾。我觉得他不理解我,不懂我的梦想与追求。父亲却总是选择默默承受着这一切,用他那宽厚的胸怀包容着我的年少轻狂。

随着时间流逝,我在生活的磨砺中渐渐成长,棱角被磨平后,母亲说我越来越像父亲,但倔强的脾气,父亲始终略胜一筹。我开始明白,父亲的严厉是对我的期望,他的沉默是爱的另一种表达。可当我真正懂得这份爱的时候,他却已经不在我身边了。

如今,我也已至不惑之年,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。角色的转变,让我对父亲当年的心境有了更深刻的体会。这一刻我才理解,他曾经肩负着怎样的责任,承受着怎样的压力。为了这个家,他默默付出,毫无怨言。

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间,回忆着与父亲的点点滴滴。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细节,此刻都变得无比清晰。父亲在我生病时焦急的眼神;他为我遮风挡雨的身影;我取得好成绩时他那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……原来,父亲的爱一直都在,只是安静无声。

“闭上眼睛回味,能想到的回忆很多,从小时候,到长大以后。人生有太多的路口,太多的人忘了看身后。”而我,在父亲离开后,才开始明白自己曾经错过了什么。

父亲,真的好想您。这份心中难以言说的思念,让我的眼睛变成了两片安静的海洋。

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,让我有机会再对您说出那句一直没说出口的“父亲,我爱您”,让我有机会好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。可这一切,都只能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一棵杏花树

白惠

季节交替之时,那棵杏花树悄然绽放,宛如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,在灰白的画卷上轻点几抹淡粉。起初,只是零星几朵,羞涩地藏于枝头,等待着被发现。我脚步匆匆,偶尔一瞥,心中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涟漪,却也为此日复一日的行程增添了一份期待。

随后的日子,每当我经过那棵杏花树,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,期待与它再次相遇。而它,也未辜负我所望,每日都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。花蕾越来越多,越来越饱满。终于,在一个温暖的午后,杏花盛放,不再含蓄,以盛大的姿态展现自我。它们密密麻麻地簇拥在一起,将枝头装扮得粉嫩。微风吹过,花瓣轻轻摇曳,散发出发淡淡芬芳,那是春天独有的气息,清新醉人。我停下脚步,静静凝视这一树繁花,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被这温柔的粉色融化。古人云: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杏花悄然探出,正是春天无法遮掩的魅力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杏花越开越多,几乎覆盖整个树冠,美得令人心醉。我开始注意到,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在这棵树下驻足,有人拍照留念,有人静静欣赏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珍惜。此时此刻,我不禁想起宋代诗人宋祁《玉楼春·春景》的名句:“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那“闹”字,用得何其生动,仿佛杏花不仅在枝头绽放,更在心中欢腾,将春天的热闹与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杏花,不仅是一种植物,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寄托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杏花常常象征着纯洁、高雅和希望。宋代词人陈与义曾描绘:“杏花疏影里,吹笛到天明。”杏花树下,人来人往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前行。



窗台放着一盆白檀,枝条如凝固的碧色闪电,通体披覆金色绒毛,暮春时节,蛰伏的刺点会迸出橘红苞蕾,像仙人掌脊背上飞出的火凤凰。

这原本是友人赠予的迁居礼物。最初三年,它在温室里抽条疯长,青翠指节穿透防盗铁栅,却始终吝蓄花颜。我翻阅典籍调整水肥,效仿古人月下焚香,它仍以静默对峙所有善意,直至寒露深重的秋夜,我负气将这盆“不识好歹”的绿植扔出阳台,任其在室外的凄冷风雨里褪尽浮华。

次年谷雨,晨光吻上窗玻璃的刹那间,那盆被扔在室外的白檀——八簇烈焰正在枯枝爆